

民工學校二之一 A24

責任編輯:朱韻詩 版面設計:黃力敬

九月，北京中小學開學季。然而肇始於6月中旬的北京24所打工子弟學校「封門」事件，卻依然風波未息。儘管有關主管部門做了重重努力，但因諸多歷史沉疴和現實原因，截至記者發稿時，需分流安置的1萬多名學生中，依然有近2,000名孩子求學告急。他們或被萬般無奈的父母送回老家，或留在堅守不拆的學校裡成為「上一天算一天」的「釘子戶」。即便是那些被幸運分流到公立學校的孩子，也由於求學環境和生活節奏的突然巨變，令全家不得已背上轉學帶來的不菲成本……

處於城市邊緣地帶的流動兒童，一如他們勞碌奔波的父輩，在新一輪轉學的喧嘩中，過早地品嚐到了人生的冷暖。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珏、江鑫嫻



京民工校關停 孩童求學告急

轉校路遠奔波 回鄉照顧更難

■東壩實驗學校提前開課，同學們希望能繼續上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珏、江鑫嫻 攝

四校「重生」師生憂朝不保夕

有關部門原定在朝陽、海淀、大興三個區關停24所打工子弟學校，但由於各區提供的10多所安置學校承載能力基本逼近極限，部分關停安排不得不緩行。大興區計劃取締的4所打工子弟學校，被政府告知延期清理，在原址繼續辦學。

位於京郊的大興區育紅學校，就是此次「重生」的四所學校之一。該校校長李陽告訴記者，今年7月初，育紅學校被當地政府以「在違章建築內非法辦學」為由，責令關停。8月20日之前，該校一直被當地政府嚴令「不允許接納新生，所有在籍學生必須分流到正規學校」，李陽一度心灰意冷。但令他頗感意外的是，8月20日下午，他突然接到鎮政府通知去開會，主管教育的領導在一張紙上簽了字，說學校可以保留了。除了育紅，另有田園、建新莊、團河實驗等3所學校也被告知不拆了，可以繼續辦下去。

申請辦學證 獲批無期

據他了解，保留這幾所學校，是因為現有安置學校無法接收全部需要分流的學生。目前，田園學校已於8月24日開學，建新莊和團河實驗兩所學校則於8月26日開學，育紅是在9月1日開學，四所學校共可容納學生千餘名。

從委屈到無奈，再到焦慮和茫然，經歷了學校「起死回生」全過程的李陽有點百感交集。他表示，今後將盡最大努力繼續搞好教學和管理，用百倍熱情愛護學生。但是儘管此次「劫後餘生」，他依然忐忑不安，「學校還是沒有辦學許可證，不知道什麼時候又要被整頓。」他表示，辦學幾年來，他一直積極向主管部門申請辦學許可證，但一直沒有獲批。

和校長一樣忐忑的還有家長，不少外來務工人員仍對學校的前景不看好。平日在學校附近菜場賣菜的劉先生，孩子雖依然在育紅上學，但他無奈地對記者說，「苦的好怕又像前一陣那樣，一句招呼都不打就來關學校。」而來自河北邯鄲的張女士即使知道了學校可以繼續開學，也還是寧願大費周章地把上三年級的孩子送回老家，「苦是苦點，我們也照顧不着，但總比朝不保夕好。」



■等待分流的學生及家長焦急萬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珏、江鑫嫻 攝

北京北五環附近的東昇鄉後八家村，擁有800多名學生的新希望學校曾是這個破敗城鄉結合部的地標性建築。然而不久前，這個始建於1994年、幾乎比周邊所有住戶的資歷都要老的學校，在一夜之間成為廢墟——因「租房合同到期」，該校辦校用地被東昇鄉科技管理站收回，校舍全部拆除。

校舍一夜間變成廢墟

「一台推土機，外加20幾個人，不到半天就拆完了。」在一片斷瓦殘垣旁，家住附近的老徐心情焦躁。九月伊始，北京絕大部分學堂都已傳出朗朗讀書聲，眼看著別的孩子開始新一季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自己幼女的課桌卻沒有着落，徐先生正在到處托關係，準備把孩子送回老家。

這位年近四十的河南漢子告訴本報記者，他們夫婦因為超生逃離家鄉，在北京打工已近十



■打工子弟迷茫的背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珏、江鑫嫻 攝



■東壩實驗學校的學生們與他們尊敬的楊校長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珏、江鑫嫻 攝

個年頭，8歲的幼女在這個簡陋但便利的學校上了一年學，如今面臨失學困境。根據主管部門的分流安排，孩子可以入讀數公里外昌平區的一所公辦學校，但老徐卻很為難：「本來家門口就能上，現在要跑去5里地外，家裡根本沒人接送……」徐氏夫婦從事的是早點生意，專賣北京人喜歡的「煎餅果子」，就靠著每天上下班高峰期的那幾個小時掙錢，「起早貪黑，每個月能掙個兩千多塊，接送可耗不起。」

生活困苦難出示「五證」

除了路途遙遠，令老徐發愁的還有另一個原因，公立學校要求學生家長出示「五證」才能接受孩子報名，即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在京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明、證件。

「我就擺個煎餅攤，誰給我辦務工就業證明？全家住的是工棚，去哪裡辦居住證明？」記者在老徐的引領下，穿過泥濘不平的小路，來到他們一家三口的住處。不到10平米的簡易房，兩張床佔去大部分面積，大人孩子中間拉上一道簾子就算是對私密空間的簡陋分割。老徐告訴我們，他的房子每月租金600塊，交完房租、水電、一家三口吃飯、孩子上學，一個月剩下多少錢，「本來門口上學，回家就吃飯，去新學校，還要多交飯錢吧，負擔不起了。」看著身邊開心地吃着麵條、絲毫感覺不到失學之痛的小女兒顏顏，老徐無奈地歎了口氣：「只能讓她回老家上了，不過還在托關係，不知道辦不辦得成，她是超生的。」

和老徐同樣來自河南周口的老件一度也為

「五證」發愁。他女兒本來就讀的海淀區西三旗紅星打工子弟小學，剛於8月9日被取締拆除。8月17日，在現場辦理被拆民工學校學生分流的工作點，只有小學二年級學歷的他心急如焚，拖住本報記者的手，希望能幫他反映難處：「我就是吃了沒文化的虧，可不能讓孩子再遭罪了。」

分流新校日常開銷大增

老件兩口子在城鄉接合部擺攤賣拖鞋，老家的父母年邁，身體也不好，因此再苦再麻煩也只能把孩子帶在身邊上學。幸運的是，在媒體等多方呼籲下，事情果真峰迴路轉，有關方面鬆了口，辦不齊「五證」的學生可以進入教委備案的「分流安置學校」。這些學校有些是取得了辦學資格的打工子弟學校，有的是利用騰退公立學校校舍，招募民辦教師辦學。

老件的女兒件恩惠最終被分流進北五環外的石油附小北校區。開學第一日，小恩惠的情緒有些複雜，她告訴本報記者，在新學校裡沒有見到自己以前一起玩的小朋友，「北京的同學都很陌生，也沒有和我說話。」不過她表示，非常喜歡乾淨整潔的新校園，而且能在學校和其他北京小朋友一樣吃午餐，「菜可好了，肉啊、茄子啊、芹菜啊，什麼都有。」

親自送女兒上學的老件慶幸女兒最終沒有失學，但是他也為此增添了不少苦惱：每天在學校吃午餐，一個月多交兩百多塊錢，而且學校比原來遠多了，來回需要一個半小時，「以前上學就在村裡，我們擺攤前就把孩子送到學校裡，什麼事情也不耽誤，現在兩口子得有一個人專門接送孩子。」



■即將回老老家上學的顏顏並不知道自己求學陷入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珏、江鑫嫻 攝

「釘子戶」開課學子忐忑不安

自6月中旬起，分布於北京大興、朝陽、海淀的24所打工子弟學校相繼收到關停通知，涉及學生14,000餘人。沒有辦學許可證、房產證，校舍為違法建築，存有安全隱患，是這些學校被關停的主要原因。此番民工學校關停風潮，令多間學校一夜關閉，然而依然有幾間學校不顧禁令頂風開學，東壩實驗學校就是其中之一。

環境日差 斷水又斷電

東五環外的東壩鄉西門街，沿着崎嶇小路前行，在一排民房中間，可見兩扇敞開的鐵皮門，兩邊用黑體字寫着「東壩實驗學校」。盛夏的驕陽照耀着空蕩蕩的操場，空氣中一如既往地飄着旁邊排水道的臭味。簡陋的教室裡，原本被近1,400名學生擠得滿滿當當，如今卻坐得稀稀拉拉，但仍有300多個孩子在這個被認定為「房屋、消防、安全和衛生不達標」、要求立即拆遷的打工子弟學校上學。東壩鄉政府的通知將拆遷最後期限確定為8月25日，儘管至今仍未強拆，

但學校已經被斷水斷電數日之久。本報記者採訪時見到，學校租來的發電機正轟轟轟進行，水也是校外運進來的。

苦撐教學 拆遷避不了

作為北京朝陽區規模最大的打工子弟學校，東壩實驗學校佔地11畝，從2003年成立至今，由最初的五六百人，增加到去年的1,328人，有24個教學班，有的孩子在這裡從小學唸完初中，可最終這所純民辦的學校還是躲避不了拆遷的厄運。

「我們辦了8年的學校，可以說一直是用正規軍的標準武裝『土八路』，師資、校舍、設備、教學質量在同行中都領先，一直沒說我們有問題，現在怎麼突然就不行了？」學校常務副校長楊勤告訴本報記者，該校出資人也是進京務工人員，2003年與當地政府簽了10年的土地租用合同，每年17萬元的租金，一點一點把學校辦得有模有樣，「那時候真是一片荒涼啊，什麼都沒有，又趕上非典，填個操場找不到半個

工人，都是我們老師一鍬土一鍬地幹……」

年近七十的楊勤以前在老家黑龍江綏化的中學裡教書，妻子是小學老師，兩口子退休後被聘請到東壩實驗學校，和學校一起經歷了草創時期的艱難。幾十年的教育人生涯和進京北漂的經歷，令楊校長深知打工子弟求學的不易，「很多孩子在這裡上了好幾年學，家長也對家門口的學校放心，他們好多都不願意去分流的學校，只要還有一個孩子在這裡上學，我這學校就會辦下去。」

東壩實驗學校仍在頑強地生存着，教學依然如常進行，但學生比過去少了很多。那些出於路途近、學費便宜等原因而繼續讓孩子在這裡「釘子戶」學校裡上學的家長，也大都誠惶誠恐。在各大學校紛紛開學之際，當局通過手機短信要求家長們儘快去附近有辦學許可證的民辦學校為孩子報名。在東壩實驗學校附近做保潔的陳女士，至今仍讓孩子在這裡上學，但心裡非常不踏實，「一聽大車開過的聲音，我心裡就怦怦跳個不停，總以為是拆遷的人來了。」